

生活在此岸

笑童

▶ 我们习惯了黎明朝露、日暮炊烟，总是幻想别处会有沧海桑田、风云奇幻。

这里太平坦，我喜欢别处的蜿蜒；这里太灰暗，也许别处比较鲜艳；这里只有穷山瘦水，我想那边会是翠峰清泉。我们习惯了身边的黎明朝露、日暮炊烟，总是幻想别处会有沧海桑田、风云奇幻。

生活，不是过分完美、缤纷灿烂，也不是彻底颓废、哀漠寂然。恰是这种中庸，才让我们不甘心安逸清闲、平平淡淡。总是责怪思想困于天井，灵魂无法踱出栅栏，这颗自由

的心，始终渴望别样的体验：想去大漠边关，一睹狼烟，感受仗剑楼兰；想去墨雨江南，细观柳燕，倾听长笛念远。也想给“远游无处不销魂”贴上标签，无所事事碌碌无为的我们，只是想找个新鲜感，告诉自己，经历了便无悔无怨。

可是，现实总是在虚幻中安眠。期待太久，也有了些许挫折感，年轻的心更加躁动不安，对别处有了加倍虔诚的信念。仿佛，稍作遐思，便

能听到远方的召唤。

终于有一天，你背上行囊，不畏艰险，只为寻找心中夙愿，这一程未知的跋涉，或许只是读不懂的苦辣酸甜，你也那样欣慰坦然。你说双脚磨破，干脆让夕阳涂抹小路；双手划烂，索性让荆棘变成杜鹃。

风雨兼程，多少陌生的瞳孔变成熟悉的容颜。你又悄然作别，浩浩孤帆。你说远方不远，只是风景仍在彼岸。那不经意的低眉，是你不愿承

认的疲倦。沿途复制的风景，和心中所想相去甚远，此时的你，甚至渴望荒草丛生，乌烟弥漫。当你回眸眺望来路，才发现，所有终点，都是起点，生活在别处，只是骗人的谎言。

你终于明白，是我们把平凡当平淡，把乐园当苦园，才对生活视而不见。不虚此行，你在心底默念。看，那沉甸甸的，都是纪念。

心灵可以飞得更远，但生活，始终就在身边！③22

风的魅力

灵韵

风和雨相遇
天空流下幸福的泪滴
千年的土地
才有了爱的生机
风和雪相遇
天空飞舞洁白的羽翼
辽阔的疆域
更显耀眼的美丽

风和云相遇
天空飘着白色的纱衣
遥远的梦里
跳跃甜蜜的回忆
风和沙相遇
天空回旋青春的张力
飞扬的沙粒
擘画人生的轨迹

风的性格就像你
四季变幻你的魅力
我对着山谷呼唤你
快快来到我的世界
风的性格就像你
时时外溢你的魅力
我对着大海呼唤你
快快来到我的生命里③22

外婆的守护

焦中耀

外公去世后，外婆便喜欢坐在那张藤椅上，木然地看着车水马龙的街道，或是头靠着椅背假寐。无论谁叫她，她都不愿意离开藤椅，仿佛在等着外公回来。

外婆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高中生，那个时候的高中生比现在的研究生还要稀少，外公却不识几个大字。我一直好奇外公和外婆当初是怎么走到一起的。有一次，母亲告诉我，外婆是跟着亲戚逃难到我们家乡的，然后就安顿了下来。为了填饱肚子，外婆就出去帮工，获得一些粮食。外公那时也刚退伍，也要出工。慢慢地，外公外婆熟悉了，在媒人的牵线下，组成了家庭。

从小，我就和外婆很亲近，却害怕外公。外公平日里总是黑着脸，经常教训舅舅。每当这时，家里所有人都不敢靠近他，我也只敢远远地躲着。等外公最后一句骂声被风吹散，外婆就会端一杯茶，递给外公润润喉。我害怕外公的余怒会波及外婆，便拉着外婆的手，不让她进去。外婆便笑着对我说：“放心吧，你外公不会骂我的。”外婆将茶轻轻地放在外公的手上，外公僵硬的脸竟然渐渐柔和起来。

有一天晚上，浩瀚的夜空悬着许多明亮的星星，一闪一闪的，照亮了外婆家的庭院。我和外婆就着星光，坐在庭院中。我将头枕在外婆的膝上，外婆一只手拿着蒲扇替我扇风，一只长满老茧的手温柔地穿过我的发丝。我问外婆：“外公那么凶，你怕不怕？”外婆笑着对我说：“你外公呀，他不是真凶。我们那时候生活条件差，我和你外公天天生产队干活，他老把我的活揽在自己身上，生怕累着我。后来家里孩子多了，生活拮据，你外公更是鸡还没打鸣就出工了，到天上挂满星星才回来。他这一辈子掘地、做工，为的就是一家人不愁吃不愁穿。”我转身，月光透过树叶洒在外婆的脸上，是那么温柔。“后来，家里日子越来越好过了，你外公怕你舅舅贪图安逸，忘记劳动，所以总警醒他不得偷懒。”外婆说。原来，外公凶悍的外表下，也有一颗温柔的心。

前年的一场疾病，一下把外公击倒。外婆在医院寸步不离地守着外公，可依然没能留住他。我怕外婆会一蹶不振，便邀外婆搬到城里和我们同住，外婆拒绝了，默默地守着他和他外公的家，过着余生。

作家木心曾说：从前的日子过得慢，车、马、邮件都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外婆和外公就是这样，在普通的日子，慢慢地扶持走过一生。③22

▶ 外婆将茶轻轻地放在外公的手上，外公僵硬的脸竟然渐渐柔和起来。

毛琦作



开锣戏不停

胡聪

▶ 讲一件真事。大年二十九回老家，正赶上村里唱大戏。大约是选时不当吧，晚上开演时，台下竟然没有一个观众。想想也不奇怪，临近大年初一，人们可能有更紧要的事要办，走亲访友啦、置办年货啦、亲朋聚会啦等等，更重要的原因是，天气实在太冷，真的不是看戏的好时候。远远望去，空荡荡、黑漆漆的野外，只有戏台那一块儿灯火通明，像一团燃烧的火焰。北风呼啸，裹挟着雪花，时不时把戏台幕布卷起老高。身着单薄戏服的演员，就这么立在风中咿咿呀呀地唱着，唱得如痴如醉，犹如台下坐满了观众。

据说，按照老祖宗的规矩，戏一开锣就不能停，即使台下没有人，也一定要唱完，因为他们认为哪怕凡人不听，也有鬼神在听。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。

此情此景，着实令人震撼。在我看来，与其说这是一条规矩，不如说是一种精神，一种金子般可贵的职业精神。戏开

锣就不能停，不仅仅是对鬼神的敬畏，更是对自己职业的敬畏。

在人心浮躁、功利心日盛的当下，这种敬畏之心显得弥足珍贵。敬畏自然，才会懂得和大自然和谐相处；敬畏生命，才可以维持人类生命的延续；敬畏规则，方能行止有度……

明朝方孝孺说：“凡善怕者，必身有所正，言有所规，行有所止，偶有逾矩，亦不出大格。”意思是凡是知道畏惧的人，一定是自身行为端正、说话有分寸、行为不冲动，偶尔有些出格的行为，也不会有太大的过失。心有敬畏，才能坚守正道、襟怀坦荡，反之，心无敬畏，往往就会肆无忌惮、为所欲为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保持敬畏之心，是一种对底线的坚守。

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舞台，每天都唱着一场又一场戏，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观众在看，那么我们该如何唱好这台戏呢？③22